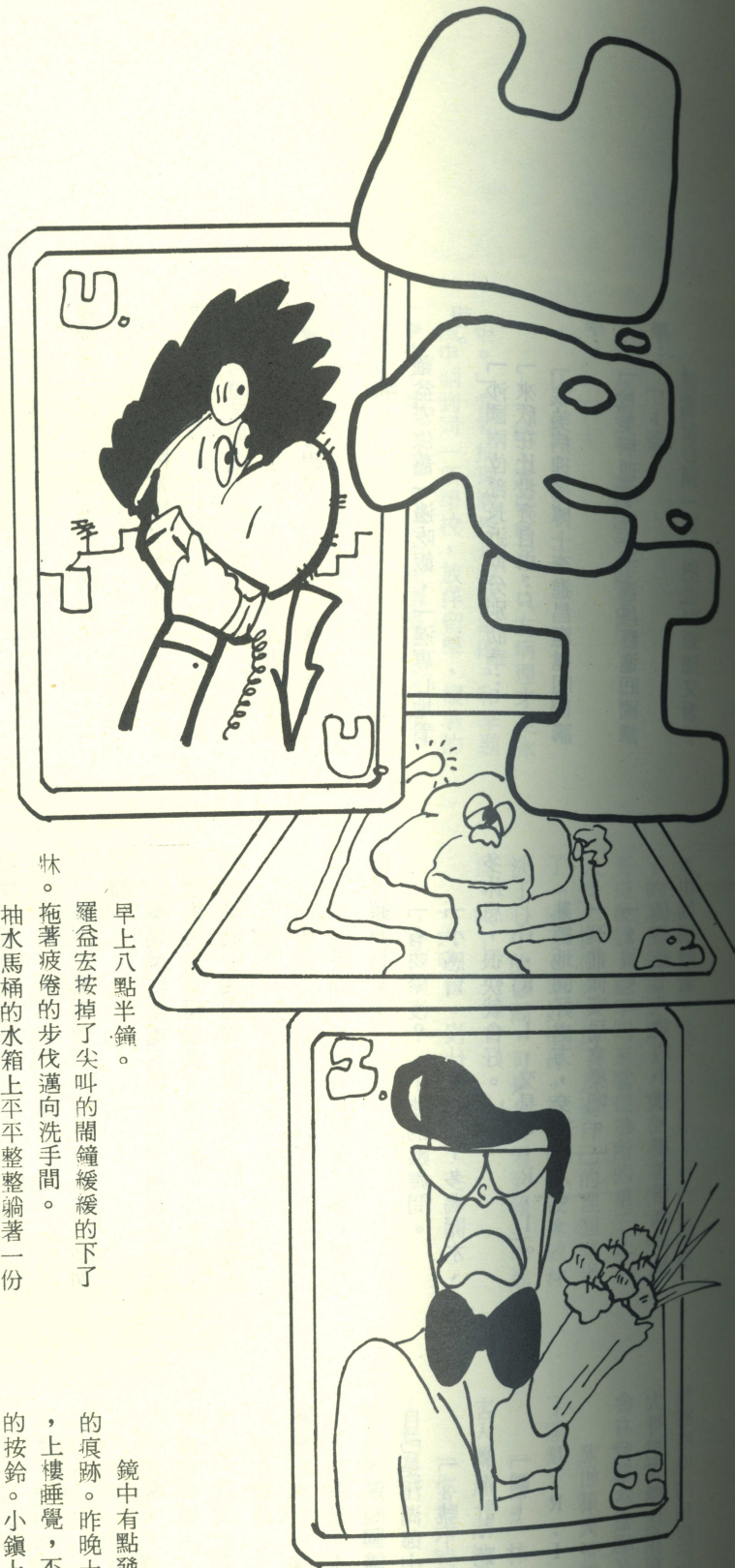


文·許明暉
圖·林維聰



早上八點半鐘。

羅益宏按掉了尖叫的鬧鐘緩緩的下了
牀。拖著疲倦的步伐邁向洗手間。

抽水馬桶的水箱上平平整整躺著一份
當天的報紙，這是天天一天體貼的開始。
坐在抽水馬桶上，眼光開始在白紙黑字間
移動。

「溫柏格促日本分擔防衛責任……」

「瓜地馬拉發生政變……」

翻到第三版。

「檢方詳查礦變，追究刑事責任……」

「B型感冒罹率升高，衛署呼籲……」

「哎！B型感冒，苦了病人累了醫師」

「嘩啦——」

沖了馬桶，丟下報紙，開始盥洗。

鏡中有点發黑的眼圈，是幾天來忙碌

的痕跡。昨晚十二點多送走最後一位病人
，上樓睡覺，不到半小時就有病人催魂似
的按鈴。小鎮上的人都知道，羅醫師一家
就住在診所樓上，再深的夜裏，只要來到
這家兒科診所就不會被拒絕。

「哎，今天又有得忙了。」

匆匆盥洗完畢，帶著沒看完的報紙走
向餐廳，餐桌上擺著正冒熱氣的稀飯，和
醬瓜、花生這類小菜。

「孩子們都上學去了？」羅益宏問廚
房裏的太太。

「嗯。」羅太太一邊回答一邊走出廚

房。

「跟你說過多少次了，進過廁所的報
紙還往餐桌上攔，髒死了。」看到先生一

歡迎回國



邊吃飯一邊看放在餐桌上的報紙，羅太太不禁罵道。

「Miss 林開始給病人掛號沒？」羅益宏好像沒聽太大說的話，手上拿著碗，眼睛瞪著報紙不經心地問。

「早開始了，一大早就有人排隊等著掛號，你還是趕緊吃完飯，別讓患者等太久。」

「哦——」
羅益宏依舊一邊吃飯，一邊專心地看報。

「沙國兩位部長近期分別訪華……」

「來欣在比投奔自由……」

「旅美病理學博士李進昌應邀回國講學……」

學……

「旅美病理學博士李進昌應邀回國講學……」

羅益宏心頭一震，把這則新聞又看了

一遍。

「旅美病理學博士李進昌應邀回國講學」

「本報訊」旅美傑出病理學家李進昌博士，應國科會邀請回國講學，李博士將擔任××醫學院客座教授，並巡迴全省公開演講。

——李進昌，果真是他，這傢伙真的回來了。高中同學、大學同學，到了美國還在同一研究所進修，若不是……

「先生，九點鐘了，樓下患者都在問醫師怎麼還不開始看病。」護士Miss 林打斷了羅益宏的沈思。

「好，告訴他們我馬上下去。」
放下早餐與報紙，換上醫師服，匆匆下樓。

藥局兼掛號處，候診室、診察室，由前至後三個隔間構成整個診所。咳嗽聲、噴嚏聲與小孩的哭鬧聲淹沒了整個環境。

「啊——伸出舌頭，說『啊——』
七八歲的小女生，由媽媽陪著，努力把舌頭伸長。

「有要緊沒？」小孩的媽媽問。
「小感冒，沒什麼關係，多喝開水、多休息，很快就會好。」

——U·R·I，又是U·R·I。
熟練地開好處方，交給病人。

「到前面藥局拿藥吧。」
「2號。」
仍然是七八歲的小孩，掛著兩條鼻涕，由媽媽陪著。

「怎麼啦？」

「發燒、流鼻水。」病人的媽媽回答

「鐵定是U·R·I。
體溫計、聽診器、壓舌片，還是得虛應光景。

填好病歷，開好處方，交給病人。

「藥局拿藥吧！」
——U·R·I，又是U·R·I。

二十多年前，羅益宏剛進醫學院，就接觸到這三個字。校刊上一幅漫畫，畫著一位醫師一面診視病人一面搖頭嘆道「又是U·R·I」。當初不知道什麼是U·R·I，也不瞭解這幅漫畫的涵義。修完病理，知道U·R·I是「上呼吸道感染」的縮寫，也就是咳嗽、打噴嚏這類毛病。開業後，才瞭解漫畫中那位醫師為什麼要搖頭大嘆「又是U·R·I」。一到感冒流行，就成天看這種病例，七年的苦學，消磨在這種小毛病上，實在不甘心。他突然想起那些帶著一兩味秘方走遍江湖的郎中，尤其是早上那則「旅美病理學博士李進昌應邀回國講學」的新聞，更令他覺得自己是江湖郎中。

「3號——」

體溫計、聽診器、壓舌片，

「啊——」
U·R·I。

——如果大哥不那麼早去世，報紙上也會有我羅益宏的名字吧。當初看到父親、大哥把青春投注在這小診所，整天為一些無關痛癢的病症忙碌時，就下定決心不開

。可是——

「4號——

體溫計、聽診器、壓舌片。

「啊——

U·R·I。

「病人遲早會死，只有病理才是永恒。」當初病理教授是這麼說的。和李進昌申請到同一所學校，放洋留學，懷著的夢想，就是有一天能站在講臺上，分析一些聞所未聞的精彩病例。「病人遲早會死，只有病理才是永恒。」開業？太粗俗了。

「4號——

體溫計、聽診器、壓舌片。

「啊——

不是U·R·I。

「小孩沒感冒嘛！」羅益宏對家長說

「本來就沒感冒，是瀉肚子。」

「哦——

瀉肚子也沒啥了不起。若是大哥哥去世，繼續留在美國唸書，就能整天接觸稀奇古怪的病例，那才有意思呢！

「5號——

體溫計、聽診器、壓舌片。

「啊——

U·R·I

「才到美國半年，就接到大哥的電報。起初怎麼也不願相信好端端的一個人怎麼會得了肺癌。趕回臺灣，大哥只剩一口

氣了。「益宏，我不勉強你，可是爸爸留下的診所就這麼斷了，實在很可惜。」大哥這麼說，能不回來當這診所的第三任主人嗎？剛回來，爲了放棄自己的理想難過了一陣子。幸好忙碌，被需要、被尊敬沖淡了心中的鬱悶，可是今天看到報上李進昌，哎——

「六號——

桌上電話響了。

「喂——

「羅小兒科嗎？」

「嗯——

「羅大夫在不在？」

「我就是。」

「好傢伙，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

。」

「你是——

「李——進——昌。」

「小昌，真的是你，現在在什麼地方

？」

「臺中，帶太太和小孩來這邊演講。

」

「不得，歸國學人。」

「算了吧，混混飯吃罷了。」

「過來聊聊如何？」

「正有此意。小孩身體不舒服，發燒、咳嗽、猛打噴嚏，這十多年來整天搞那些奇奇怪怪的病例，臨牀上一般小Case的診斷和處方都生疏了，怎麼樣，願不願做這門生意？」

羅益宏停頓了一下，差點沒笑出聲來

「當然，老朋友，一句話。」

「好，我馬上過去。」

放下話筒，羅益宏把藥局中的護士叫了過來。

「Miss林，上樓告訴太太，待會有客人要來，請她準備一下。」

「你是六號？」回過頭來問病人，病人點點頭。

「怎麼啦？」

「咳嗽、流鼻水、發燒。」病人的母親回答。

「嗯——

體溫計、聽診器、壓舌片。

「啊——

果然又是U·R·I。

